

一切的峰顶

梁宗岱译

梁宗岱著译精华（插图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I12

30

2006



〔英〕

莎士比亚等著
梁宗岱译
刘志侠校注

一切的峰顶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切的峰顶/(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等著;梁宗岱译;刘志侠校注.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

(梁宗岱著译精华:插图本)

ISBN 7-80109-816-1

I. 一... II. ①莎...②梁...③刘... III. 诗歌—作品集—世界

IV. 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2720 号

一切的峰顶

(英)莎士比亚等著 梁宗岱译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2(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315 千字

印 张:14.125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鲁哈达

静待霹雳雷一声^①

刘志侠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新文学运动,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翻译家。他们多数本身从事文学创作,到外国留学时接受西方文学的洗礼,感到有必要介绍给中国读者,因此动手翻译。梁宗岱先生是其中一位。

这是一位早熟的诗人,中学时代就在广州报刊发表新诗。在写诗的同时,他也尝试翻译,最早一篇是泰戈尔短剧《隐士》,刊登于1923年《东方杂志》二十卷十四号上。1924年秋天,他动身前往欧洲游学,很快便把兴趣集中在诗歌译上,既中译法,也法译中。

稍为涉猎过翻译的人都知道,译诗难度最高,能够紧贴原文是运气,只可偶尔一得,更多时候需要译者越俎代庖,在理解原作意图基础上,重组句子,重排韵律,有时甚至触动到内容,某些地方等于重新创作。

即使作者自译亦难逃同样的命运。法国文学批评家迪波(Charles du Bos, 1882~1939)在1925年1月30日的日记中^②,记述了二十世纪德语大诗人里尔克亲述的一次创作经历。里尔克精

① 梁宗岱译尼采《松与雷》句,译文见本集《一切的峰顶》。

② 《里尔克与法国》(*Rilke et la France*),巴黎埃美尔-保尔出版社,1943年。

通德法两种文字,1924年撰诗祝贺诗人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fmannsthal, 1874~1929)五十寿辰,从法文 Corne d'abondance (“丰收角”,传统吉祥装饰物,在羊角里塞满花草、水果和麦穗,象征丰收)得到灵感,顺利完成一首德文诗。可是搁笔后,法文原词继续在他脑海回旋,挥之不去,于是以法文重写一遍,原以为可以把德文诗翻译过来,结果所得的诗句不仅不同,连主题都改变了。

梁宗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1927年,他把《晚祷》其中一篇《途遇》译成法文,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洲》(*Europe*)杂志第六十期上:

途遇

我不能忘记那一天。

夕阳在山,轻风微漾,
幽竹在暮霭里掩映着。
黄蝉花的香气在梦境般的
黄昏的沈默里浸着。

独自徜徉在夹道上。
伊姗姗的走过来。
竹影萧疏中,
我们互相认识了。

伊低头颀然微笑地走过;

我也低头赧然微笑地走过。

一再回顾的——去了。

Souvenir

Le soleil couchant s'attarde sur la montagne,

La brise de mai souffle doucement,

Les bambous s'obscurcissent

Se balancent dans le crépuscule.

Et la senteur des cigales en fleurs

Se répand au silence songeur du soir.

Je me promène seul le long de la haie.

Lentement et gracieusement

Elle vient de l'autre bout de l'allée,

Parmi l'ombre qu'éparpillant les bambous vacillants

Nous reconnaissons l'un et l'autre.

Baissant ses yeux, d'un pas indécis,

Elle passe, rougissant

Avec un sourire sur ses lèvres ;

Tandis que, moi de même,

Rougissant et baissant mes yeux,

Je passe d'un pas indécis avec un sourire. . .

译文近乎完美,逐字紧贴原文,信、雅、达都做到了,但无法避免必要的添加或改动:

微风	→	五年轻风	La brise de mai
黄蝉花	→	开花之蝉	cigales en fleur
浸着	→	溢出,散布	se répand
低头	→	垂下眼睛	baissant ses/mes yeux
一再回顾的	→	踌躇的脚步	d'un pas indécis

最大改变在标题,“途遇”和第一行诗“我不能忘记那一天”合译为 Souvenir(回忆),这是完全改写了。

译诗之难,可见一斑。然而诗歌是文字和思想升华的结晶,加上特有的音乐节奏和美观格式,具有散文无法企及的魅力。梁宗岱酷爱诗歌,走上译诗之路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方面,命运对他特别厚待,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安排了一位文学大师梵乐希(Paul Valéry, 1872 ~ 1945,这是梁氏替大师翻译的中文名字,通译瓦莱里)。

梵乐希是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1925年遇到梁宗岱时已名满天下,被视为法国文坛大纛,经常应邀到外国访问和演讲。梁宗岱当年不过是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文艺小青年,但有烧不完的热情,性格乐天爽朗,像一头初生之犊,朝气蓬勃,梵乐希一见便留下深刻的印象。1929年,他替梁宗岱的法译《陶潜诗选》作序时写道:

我认识这个种族的第一个人是梁宗岱先生。一天早晨,

他出现在我的家中，年纪轻轻，风度翩翩，操一口十分清晰的法语，有时比习惯用法稍嫌精炼。

他跟我谈诗带着一种热情，一进入这个崇高的话题，就收敛笑容，甚至露出几分狂热。这种罕见的火焰令我喜欢。我的喜悦很快变成诧异，我将他递过来的纸页一读再读，有英文诗，也有法文诗……我觉得前者相当好，但不敢下结论，因为我不敢相信自己。至于法文诗，质量毋庸置疑。

不足二百字便勾画出一幅活灵活现的青年作家肖像。

梁宗岱结识梵乐希两年后，在 1928 年夏天完成了梵氏诗歌《水仙辞（少年作）》的中译，发表在 1929 年《小说月报》第二十卷一号上，再越一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在卷首的《保罗·梵乐希评传》里，梁宗岱这样描写他和梵乐希的交往：

我，一个异国底青年，得常常追随左右，瞻其丰采，聆其清音：或低声叙述他少时文艺的回忆，或颤声背诵廉布^①，马拉美^②及他自己底杰作，或欣然告我他想作或已作而未发表的诗文，或蔼然鼓励我在法国文坛继续努力，使我对于艺术底前途增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在卷末的《译后记》里，他记叙了和梵乐希的一次散步：

① 廉布（Arthur Rimbaud，1854～1891），通译兰波，法国象征派诗人。

② 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通译马拉梅，法国象征派诗人。

去年秋天一个清晨，作者偕我散步于绿林苑。木叶始脱，朝寒彻骨，萧萧金雨中，他为我启示第三段后半篇底意境。

.....

成为入室子弟，接受亲身指点，很少译者有这种不寻常的运气。难怪《水仙辞》在《小说月报》发表时，引起文坛轰动。当时西诗中译仍在萌芽阶段，有人硬译、直译，结果中文西化，如读天书；有人意译，文字流畅，但常常背离作者原意。处于两者之间的佳作如凤毛麟角，难得一见。《水仙辞》此时出现，令人耳目一新。译者对原作如此心融神会，默与契合，笔墨如此淋漓尽致，译到好处时，中法文浑然一体，令人难以相信出自一位学习法文不过两年多的二十四岁青年之手：

Un grand calme m'écoute, où j'écoute l'espoir,
la voix des sources change et me parle du soir;
j'entends l'herbe d'argent grandir dans l'ombre sainte,
et la lune perfide élève son miroir
jusque dans les secrets de la fontaines éteintes.

无边的静倾听着我，我向希望倾听。
泉声忽然转了，它和我絮语黄昏；
我听见银草在圣洁的影里潜生。
宿幻的霁月又高擎她黝古的明镜
照澈那黯淡无光的清泉底幽隐。

自此之后,梁宗岱对译诗乐此不疲,不断有作品面世,选译的作家也从法国扩大到德国、英国和美国。身为诗人,具有比旁人优越的条件,他懂得鉴赏诗歌,熟习格式韵律,文字功力游刃有余。不过,数十年没有停笔,所得译诗却不多,已结集的除《水仙辞》外只有三种:生前出版的《一切的峰顶》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及遗作《浮士德》第一卷。

梁宗岱于1934年与沉樱女史(1907~1988)结婚,随即东渡日本,居留至1935年,在此期间完成《一切的峰顶》尚余的翻译工作。回国后交给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在1936年出版,全书共收三十二首诗,包括《水仙辞》,一年后增补五篇,改由商务印书馆印行。1976年,沉樱女士在台湾重编本书,校勘全文,补充原作者生平介绍,并且把梁宗岱的诗论《新诗的纷歧路口》及《论诗》(节选)分放前后,作为代序及后语,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印行,由于时局原因,只署“沉樱编”三字。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始于三十年代,梁宗岱一直把十四行诗(sonnet)翻译为“商籁”,取其音近意到。他的译作最早发表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37年6月一卷二期上,后来又在《时与潮文艺》、《民族文学》等刊物上陆续刊登。1963年5月至1964年3月,香港《文汇报·文艺》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题,分三十二期连载了梁氏的一百五十四首全译。1978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莎士比亚全集》,从坊间几个《十四行诗》译本中选取了他的译文,收进第十一册中。1992年,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为该集出版单行本,题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由诗人余光中先生作序。

《浮士德》的翻译同样从三十年代开始,1937年2月,卞之琳

主编的《新诗》月刊第五期刊登了其中两节。但系统翻译要等到抗日战争后才开始,1946~1947年,《时与潮文艺》、《宇宙风》和《文学杂志》相继发表及连载了一些章节。第一卷在五十年代翻译就绪,由于文学以外的原因一直未能出版^①。迨至“文革”,手稿被毁。“文革”后梁宗岱不顾身心俱伤,奋力重译,可惜时不我待,未及出版便溘然长逝。遗作一年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某些重译章节未及修改,但这是一部特殊时代的特殊翻译,闪发着一种特殊的光芒。

囿于篇幅,本书收入了前两种单行本全部内容,《浮士德》只从梁氏生前发表过的章节撷取六篇,加上《一切的峰顶》已有的《守望者之歌》和《神秘的和歌》,足够让我们认识梁氏的翻译功力。他的《浮士德》译文精雕细琢,古雅工整,音调铿锵,文采斐然,充分表现出哥德这部传世名著的古典风格和气势。

梁宗岱译诗给人“少而精”的印象,以“千锤百炼”来形容毫不过分。他留下的手稿很少,笔者看过其中几页,上面的改动密密麻麻。即使已经发表的作品,仍不断润色。他最钟爱的哥德诗歌《流浪者之夜歌》最早在1931年译成,出现在文艺评论《论诗》(《诗刊》第二期)中,译文如下:

一切的峰顶

无声,

^① 1987年3月17日香港《大公报》俞士忱先生曾在《梁译〈浮士德〉出版志感》提到:早在1957年,就已听说他把《浮士德》全部译竣,但出版社不予接纳,原因据说是郭沫若。——笔者)译在前。文学翻译也必须定于一尊。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梦深。
少待呵，俄顷
你快也安静。

这首诗五年后收入《一切的峰顶》，译文变成：

一切的峰顶
沉静，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
等着罢：俄顷
你也要安静。

三十七个字的译文，改动了九个字，整整四分之一篇幅，而这种例子俯首可拾。可以说，梁宗岱在翻译方面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这也是他刻意追求的。在《一切的峰顶》序言中，我们看到他自订的译诗三原则。

1. 严格选题：“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他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底登峰造极之作”。

2. 深入理解：“深信能够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

3. 译不厌精：“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最近译的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

对于最后一项，可能有人认为是哗众取宠的厥词，了解他的人也替他捏一把汗，因为把标杆摆得那么高，作为尝试无伤大雅，作为守则岂非作茧自缚？他自己也知道：“这译法也许太笨拙了。”

其实，文学像其他精确科学那样，容不得取巧，只有耕耘才有收获。就诗歌而言，任何民族、任何时期，都有自己“笨拙”的格律及诗韵。梁宗岱师承梵乐希，深受梵乐希“遵守那最谨严最束缚的古典诗律”的影响。他在《保罗·梵乐希评传》一文中，引述过梵氏《关于阿都尼》(*Au sujet d'Adonis*)的两段论述：

一百个泥像，无论塑得如何完美，总比不上一个差不多那么美丽的石像在我们心灵里所引起的宏伟的观感。前者比我们还要易朽；后者却比我们耐久一点。我们想象那块云石怎样地和雕刻者抵抗；怎样地不愿意脱离那固结的黑暗。这口，这手臂，都糜费了无数的时日。经过了艺术家几许的匠心，几千度的挥斧，向那未来的形体慢慢地叩问。浓重的影在闪烁中落下来了，随着火花乱喷的粉屑飞散了……然后才得成这坚固而柔媚的精灵，在无定的期间从同样坚贞的思想产生出来的。

接受了这些格律之后，我们便不能什么都干了；我们便不能什么都说了；而且无论想说什么，单是熟筹深思，或单靠那在神秘的顷刻，不觉间露出来一个几乎完成的意象是断不够的了。只有上帝才有思行合一的特权。我们呢，我们是要劳

苦的；我们是要很苦闷地感到思想与实现底区分的。我们要追寻不常有的字，和不可思议的偶合；我们要在无力里挣扎，尝试着音与义底配合，要在光天化日中创造一个使做梦的人精力俱疲的梦魇……

梁宗岱认同这些见解，在同一篇文章里作出宣言式的结论：

诗，最高的文学，遂不能不自己铸些镣铐，做它所占有的容易的代价。这些无理的格律，这些自作孽的桎梏，就是赐给那松散的文字一种抵抗性的；对于字匠，它们替代了云石底坚固，强逼他去制胜，强逼他去解脱那过于散漫的放纵的。

“自作孽的桎梏”就是“这译法也许太笨拙”的根源，然而，这是攀登文学高峰必须付出的代价，梁宗岱心甘情愿去攀登，最后达到的境界是留在山脚下望山兴叹的人无法想象的。试看他的一首魏尔仑诗歌译文：

La lune blanche

白色的月

La lune blanche

Luit dans les bois

De chaque branche

Part une voix

Sous la ramée...

白色的月
照着幽林，
离披的叶
时吐轻音，
声声清切：

Ô bien - aimée.
哦，我的爱人！

L'étang reflète,
Profond miroir,
La silhouette
Du saule noir
Où le vent pleure...
一泓澄碧，
净的琉璃，
微波闪烁，
柳影依依——
风在叹息：

Revons, c'est l'heure.
梦罢，正其时。

Un vaste et tendre
Apaisement

Semble descendre
Du firmament
Que l'astre irise...
无边的静
温婉,慈祥,
万丈虹影
垂自穹苍
五色映辉……

C'est l'heure exquise
幸福的辰光!

中译文字如此优美,音韵如此悠扬,简直就是一首纯粹的中国诗。再看法文,我们发现译者真的“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法文原诗四音节,译文也是四音节,原诗韵每段前四行 ABAB,译文也是一样,对仗工整。

但是译者并未被自订规矩缚死,在移译过程中,调整过形式,每段第五六行自由韵,第六行独立成段和增加至五音节。这一切是为了更适当传达原作的音乐感,因为把这三行诗重新改回四音节易如反掌:“哦,我的爱人→哦,我的爱”,“梦罢,正其时→梦正其时”,“幸福的辰光→幸福辰光”,但中文偶数音节听进耳里,四平八稳,没有奇数音节的跳跃感,全诗就会立即变得单调平淡,毫无光彩。

形式如此,字句也作过调整。梁宗岱特别为此加上注解:

本诗第三节字面和原作微有出入。原作末三行大意是“垂自月华照耀的穹苍”，译文却用“万丈虹影”把诗人所感到的“无边的静”Visualized（烘托）出来。因为要表出原作音乐底美妙，所以擅自把它改了。

最忠实的翻译是最不忠实的翻译，最不忠实的翻译是最忠实的翻译，只有高手才能做到，梁宗岱做到了。

除了“少而精”外，梁宗岱的译诗还有一个其他人没有的特点，有些诗既可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来欣赏，又可参照他的文学评论来细嚼。他写过很多探讨文学创作和欣赏的论述，尤其诗论，无论已出单行本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屈原》，或者未结集的《试论直觉与表现》，尽管成文于六七十年前，生不逢时，长期尘封，现在读起来依然充满生命力，毫无明日黄花之感。在这些理论著作中，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东西交错，引用了一些外国诗歌，亲自译成中文，与他的一泻千里、独具一格的评论文字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互相辉映，融为和谐的整体。

我们无法知道，到底他先有理论再到诗歌寻找例子说明，或者译诗启发了他对理论的探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引用得如此恰当贴切，有时简直达到天衣无缝的境界，大大强化了雄辩滔滔论述的说服力，也加深了读者对诗歌本身的理解。这些译诗大部分收入本书，有心人可按图索骥。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搜集到部分尚未结集的梁宗岱译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因为年月久远，一般人难以见到，弥足珍贵，特汇为“集外”，作为我们对翻译家梁宗岱先生的致敬。